

《地图的力量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地图的力量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0427476

10位ISBN编号：7500427476

出版时间：2000

出版社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作者：丹尼斯 伍德,Denis Wood

页数：31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地图的力量》

内容概要

各色各样丰富的形象，变化万千，令人目眩，这就是地图的世界。树枝与石块，羊皮纸与金叶，纸张与墨水……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曾被用来框架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形象。我们象鸟与蜂一样，在生命的姿态中舞出地图：在空气中勾勒，在岩石上描绘，在银器上雕镂，在纸页上印刷…… 地图所赋予我们的现实超出我们的视野、我们的掌握、我们的时间，那是一种我们别无他法可以获得的现实。地图使过去与未来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，它使我

《地图的力量》

书籍目录

地图的作用在于替利益服务 地图镶嵌在它们所协助建构的历史里 每幅地图都显示此而非彼 地图所服务的利益隐而不显 利益具现在地图的符号与神话里 每个都有历史 地图也能替你的利益服务

《地图的力量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此书是地图构成的深层解剖，记住：“地图建构世界，而非复制世界”。
- 2、：
K99/2222
- 3、读得不顺畅，译笔不适。
- 4、地图上何止留白？我们所看到的最精密的地图，也从未呈现真实本身。
- 5、大一读的，另类丛书中的一本 翻译的有些晦涩，但是内容蛮有意思
- 6、公益拍卖上淘来的二手书，很有意思的小册子
- 7、地图镶嵌在它们所协助建构的历史里
- 8、从不知道地图里隐含了那么多的信息，也许真的要回过头看看以前收藏的那些地图了。
- 9、Winnie the Pooh翻译成“呸，小维尼”……
- 10、从一堆书里翻出来，以前读对我来说太深了，现在读刚刚好
- 11、神棍书
- 12、说实话么...这本书确实很无趣...跳着读读就可
- 13、地图 结构主义分析
- 14、不错。被翻译毁了
- 15、翻译的好渣，引用的例证也有些混乱，说理多于证据。但是对地图的解构真的很牛。
- 16、其实道理都懂，就是翻译太臭。
- 17、渡口购得，随便翻完
- 18、The Power of Maps by Denis Wood.: Guilford Press.
- 19、书中整合了人类学，社会学，认知心理学，符号学，来阐述在人类社会进化中地图的演变。翻译过分恶心，忍恨三星。
- 20、地图是一种另类的开放叙事，可以根据其支配性的主题，作没有止尽的分类。萌就是这样，一幅叙事的地图。

1、印象很深刻，因为大一读的一本书。尽管翻译的有些晦涩，但是还是把它读完了。这本书的所属的丛书名很特别，叫“另类丛书”。地图不是静态的，地图在定义世界……会让你有耳目一新的收获。信息不仅是物质世界的反映，也影响着世界。

2、不知從甚麼時候我迷上閱讀老地圖。地圖無疑悅目，它們密集的文字和符號，一一被細心量度安放，透現出不同的慧點與個性。舊東西提示一種龐大的遺失，和自己的微不足道。老地圖那種人手繪製的、不會大量發行的、勞神費力而成的特質深深吸引了我。然後就很想動手製作自己的地圖。但卻一直沒有。當時打算以大埔為對象畫地圖。因為我在那裡長大，在那裡，每逢颱風就下街踏水窪，在那裡喝熱麥精燙傷了舌頭，在那裡學畫畫，在那廣場原來我們小時候已經在對方家門前打轉，在那裡埋葬麻雀，在那裡送你回家。在那裡彷彿有一生之久。一直都不能對這個地方釋懷。十一歲時搬了家，到了十九歲，人事全非，竟然有種再也回不去的想法，明明只是相隔幾個車站。但即使不去了，仍死心不息，覺得每條街道每間店舖的意義還在時時刻刻更新變化，它們一天未塵埃落定，我便未能下手整理。Marguerite Duras在《楊·安德烈亞·斯泰奈》中這樣談寫作：「要了解一個故事，非得等它寫出來之後，等促使作者寫它的狀況消失之後。尤其在書中他的過去，他的身體，你的面孔，你的嗓音變了樣兒之後，它變得無法挽回、不可避免之後，我還想說：它游離於書之外，被遠遠帶走，與它的作者分開，作者永遠失去它之後。」那末我何時才會永遠失去我的大埔、和我當時的狀況，以至能夠繪畫這張地圖？就在今年，即是三年之後，我終於明白到，我們完了。後來就斷斷續續的思考、閱讀有關地圖的事情。地圖所引申的權力與夢想有說「圖」字是象形會意字。[1] 外面的邊界劃定了某個地理空間，其上為「人」，其下為「地」。也有解法為此字乃將「畺」字圍上框架，指描繪鄉間房屋耕地的圖畫。[2] 而地圖中的「人」，不但指居住地上的人們，也指每張地圖都必定有的作者，有作者即是無可避免地並非絕對客觀，都會有觀點和選擇，都會有「成見、偏見、徇私」[4]。為了說服讀者，地圖只能盡量把作者隱去：「只有當作者不被察覺，地圖奮力要呈現的真實世界才能夠物質化。」[5] 因為「原封不動的自然的的信息更為有力。」[6] 從古時開始，地圖就一直與權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，它「意味著一個權力如何合法化自身對地方的佔有。」[7] 例如統治者間贈受地圖就一般意味著土地的交割，日本幕府時代也為了隱藏實力而少畫了幾個藩鎮，總之，是為了「宣示對大地行使的擁有權、剝削權和解釋權。」對一個政府說，也是為方便其控制和管理。另外，有些地圖渴望塑造大地，表達作者對世界的冀盼，不但扭曲了現實的土地，也把未必存在的土地例如伊甸園納進版圖。只為表述，非關權力的地圖我現在每次回到大埔的時候，都有些東西變了，商場裡的小店不斷關門，換來的是更亮麗的名店，火車站踏了多年的地磚給鑿碎換走，因為他們對「美化」有了一個計劃。令人沮喪的不但是指這些社會的拆毀和興建（這個反而還「可能」去反抗），也指個人往事的一去不返。但兩者都是所謂必然的發展，到處都在發生，它們對大眾實在也沒甚麼重要歷史故事和價值。就在我想著能做些甚麼，去表述一種不苟同與失落感的時候，製作一張屬於自己的地圖的念頭就更強烈和迫切了。雖然如上所述，繪製地圖等同在該地宣示自己的權力，更甚之「它的內在驅動力是駕馭大地，甚至是塑造大地，取代大地成為真正發生人力交互作用的場域。」[8] 但我繪畫地圖，所表述的「不苟同與失落感」，只對應一種表達的慾望，並且深明對於現狀的徒勞無功，我無法改變大埔的現況與人際關係，也無法藉著繪畫地圖使自己能夠佔有這個地方。那所有關於它的記憶，在我以內，已經無人爭奪，只是一具揹在背上的感情屍體。對於我們這種獻身於某種特定觀點的人，無論流多少血汗去完成一張地圖能夠有的表述和推論，「對於其他人來講，這種做法沒有提供任何利益。」[9] 但重點是「我們每個人都有權談他的海岸線、他的山岳、他的沙漠，屬於某人者皆與他人不同。」[10] 這種權力，我相信是與生俱來的，是每個人不需經過辯證和鬥爭也應該擁有。現代官方地圖所吞吐的香港現況說起地圖，大多數人[11] 立即想到的是密密麻麻的街道、指引行車方向的道路圖、氣象圖。在香港，其中一些最常出現地圖的地方就是車站和商場。它們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能發揮功用，滿足讀者期許。而根據美國地質測量局[12] 的官方意見，繪製地圖時該選取甚麼，該依據的是：一、特徵的永久性(permanence)；二、編纂信息的成本；三、地圖的易讀性(legibility)。永久性即是：一、地產；二、具體的建築物；三、其他由測量局最終真正遵循的議程所更為支持的某項功能[13]。這些定義，同樣可以套用在香港最被廣泛使用的地圖上，那都是心照不宣的準則，並因為「客觀」、「科學」的包裝，幾乎就變成現實本身。上述最常出現的車站和商場地圖，涵蓋的主要是商業大廈、商場、品牌店舖、中小學、遊人去處，而由通用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《香港街道地方指南》，年年增訂，所涵

《地圖的力量》

蓋的地理特徵雖然更多[14]，但就覺得這些官方地圖，無論怎樣看，都好像少了一點甚麼。官方地圖顯示的此而非彼——何為彼？人的權力行使在地圖中，參與其中：「畢竟地圖並非標示位置，而是在某個位置創造所有權...」[15]但人和地的關係不單單是一個管理和效力的關係，地理的紀錄並不是唯一，而更應該是「聯繫位置與人們的生活。」[16]眼看著大埔的官方地圖，沒有把我們心裡最纏綿不去的記憶描繪出來，我們看不見人，看不見本該是最切膚入肉的故事痕跡。「明顯影響著我們生活的事件，越來越常發生在地理上不可見的部份。」[17]如果該地沒甚麼可誇的歷史和現存商業價值，就更容易給忽略。一間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的店舖走了，一座建築物去了，這些都該是地上和心上的一道疤痕，但製圖員只按個刪除鍵，新的地圖印出來一切又看來圓好清潔，但我們知道有些東西是不會回來的了。所以這種感覺是不言而喻的：「眼前除了千篇一律的模像(simulacrum)之外，我們已經沒法通過解讀地圖回到原初的故鄉。在秩序內我們迷失，因為我們除了預先設計的道路，哪裡也去不了。我走的，跟你走的，並無兩樣。縱使我們不甘心，故意選擇走殊途，終究也是同歸，於盡，在那完全可以設想和理解的地貌上。」[18]但因為一張地圖無法包括整個世界，為了不犧牲易讀性，個人層面的考慮要擱到最低。官方地圖雖然運作並生效，而且使我們的生活更加便利，但它也同時局限了我們的城市想像，隱去了人的氣息。官方地圖有它自己的功能，我們不該否定它，但卻不可以容許每一個個體對地方的詮釋給淘汰。我們務必要以自己的立場和方法去為自己珍愛的地方說故事。現代地圖的製作與發行現在地圖的製作大量依賴電腦，依據一種快照式的製圖方法。Tom Van Sant就利用人造衛星為製造地球的肖像圖(portrait map)。這種地圖的準確，不但使所有在此之前的地圖失色，亦標誌了一段繪圖學的歷史，「至少是永遠追尋更“寫實的”描繪地球方式的歷史。」[19]至於香港的這些年來的地圖，幾於有電腦存檔，每年更新的時候，只需要沿用、增刪便成，可謂只需費一點吹灰之力。我願意說它是沒有傷痕的。所以每年都可以看到幾乎一樣的用色和圖例，年與年之間的差異並不張揚。加上地圖配合打印發行，使它們非常便宜，而且垂手可得。而且，地圖更由紙張進入屏幕，讓駕車與網絡使用者可以隨時查閱。古地圖的生成——身體力行的繪畫古時的地圖沒有攝影與其他先進技術支撐，在考測的過程中，唯有身體力行，一步一步的走過去，與大地關係緊密。地圖上的每一個色塊，每條線，每個最細小的一點，都有人去親身走過，全都包含故事和歷險。在這種繪畫形式背後所潛藏的血汗和歷練使我生畏，我在想我畫大埔的時候，都一樣想要親身的去觀察，用最緩慢和最不科學的方法去紀錄大埔。如此這般，繪畫不再單是安坐，也有走出去的意味。剛好大埔原名是「大步」，是因為古時當地森林茂密，居民走路要大步大步走，因而得名。維希留(Paul Virilio)也曾提示出徒步漫遊者與知識實在千絲萬縷，德語中的「經驗」(erfahrung)這個詞正是從「行」(fahren)演變而來的。繪畫個人地圖的技法既然地圖「無法切離美學」[20]，所以在繪畫地圖的時候，不單把它作為一種工具性繪畫，也把它看為一張純粹的繪畫，這兩者之間不該有一間制肘與對立的關係，而該是互動的、互相啟發的。而且「不論我們用麥克筆或個人電腦，透過RAP工作小姐，或是探查我們“居住”的城市之核心地區，來制作這些地圖，都無關緊要...」[21]所以所選用的物料與形式該是無拘無束的。地圖這個媒介幫助我井然有序的管好私事。因為一張地圖本身就是符號的合成，藉著一個地理空間把不同的情感和議題都放進去，視覺上總是趨向平和內儉，但其力度卻是不減的：「沒有任何程度的主題壓縮，可以使地圖符號之間的對話靜默。地點把世界的模型塑造為各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，並且把它作為多重聲音的類比呈現在我們眼前，無論和諧或是噪音都清晰可辨。」[22]就像古地圖和小孩子的地圖，它們是多麼自由，但它們同樣能夠發揮功用，「它涉及的是世間的可能性。」[23]它們不單是一個地點的所在也是一個夢的所在。而一張私人的地圖，繪製技法越離經叛道，對主流官方地圖的反動力就越強，它可以一種非常文靜的姿勢作出補充，甚至控訴。(這是一本Sara Fanelli仿小孩畫的地圖畫冊：<http://www.douban.com/subject/1830306/>)地圖作為信箋如果地圖是我的創作，那末它亦即是我給愛人的信箋。我繼續創作，而一手所書的，照樣是到不了愛人手裡。繼續並不是因為有所冀盼。在寫一封信的意涵中，我已經沒甚麼可以保守和達到：A letter (信，亦即我任何形式的創作) is a written (以某種媒介、某種符號、某種姿態所保存的) message (訊息——在最普遍的定義上，亦即訴說、溝通) from one person (=me) to another (=thou). (從我到您)這是一直以來我作品中不會改變的動機和核心，但漸漸的，您和我人明明還是那個人，我所寫的卻已根本達不到溝通的用途，您不再懂我，您不再讀我。您和我之間無法有一個到/向/往的關係。但我發現，即使我失落了一個訊息(message)的溝通功能，即使創作(writing)的意象與詞彙耗盡，即使一份作品(letter)連具體形象也失去，即使您(thou)也朦朧不清，我卻始終能夠確定的，就是「從我而來」(from me)這個部份。因為失落，我僅餘這個。而我發現即使僅餘這個仍能繼續創作。原來這根本可以是創作的全部。「從我而來」，即是有「我」，就

能夠創作，並誠心真意，並毫無保留。「我將一封又一封地寫信給依舊存活在值得追憶年代、四時永恆循環時光裡的我們。這是第一封，此後我將在您已消失的這個現世書寫終生，直到生命結束。」[24] 這番話給予我的支持從沒有間斷過。一封又一封，意思是不斷的創作。如果「我」才是生命的常態和必然，我願意稱這個曾經的「我們」為奇蹟。Jacques Bertin說，地圖「不是”畫”好就算了，而是要”建構與再建構”...」我相信這個可以對應「一封又一封」的意思。而且「空間認知，制作地圖的能力，以及他們實際的地圖成品之間，並沒有直接的關係。後者的失敗不能用來否認前者的存在。」[25] 即是一封信箋的無效，不能等同寫作本身的否定。而「從我而來」的創作，它的歸處雖然是空無，正因為收件者的缺席，使它得以流放到「另一個我」手裡。「另一個我」就是那些「像我這樣的人」。「她一點一點地被顯示且發現，即使沒有幸福，人仍能生存：取消幸福的同時，她已遇見一大群人們，是她從前看不到的。」[26] 孜孜不倦地訴說著自身的由衷，送到另一個我手裡，我們至今都沒有放棄，為甚麼？在結束之前，這些都已經足夠了。註：[1] 陳玉文：《誰把地圖變裝了》，台北：橡實文化，2007，p.12[2] 海野一隆著、王妙發譯：《地圖的文化史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，2002p.26[3] Denis Wood著、王志弘等譯：《地圖的力量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0，p.34[4] 同上 p.112[5] 同上 p.149[6] 董啟章：《地圖集》，台北：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，1997，p.28[7] 同上 p.42[8] 同上 p.42[9] Denis Wood著、王志弘等譯：《地圖的力量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0，p.110 [10] James Cowan著、王瑞香譯：《地圖師之夢：威尼斯修士筆記》，台北：雙月書屋有限公司，1998，p.183[11] 為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，地圖與多媒體研究主持人賴進貴先生進行的個人抽樣調查，原文見陳玉文：《誰把地圖變裝了》，台北：橡實文化，2007，p.2[12] 詳見<http://www.usgs.gov/>[13] Denis Wood著、王志弘等譯：《地圖的力量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0，p.132[14] 不贅言，詳見《香港街道地方指南》，香港：通用圖書有限公司出版，2008，p.6[15] Denis Wood著、王志弘等譯：《地圖的力量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0，p.31[16] 同上 p.32[17] 同上 p.311[18] 董啟章：《地圖集》，台北：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，1997，p.53[19] Denis Wood著、王志弘等譯：《地圖的力量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0，p.99[20] 同上 p.212[21] 同上 p.309[22] 同上 p.225[23] James Cowan著、王瑞香譯：《地圖師之夢：威尼斯修士筆記》，台北：雙月書屋有限公司，1998，p.29[24] 大江健三郎著、劉慕沙譯：《致懷念的年代》，見《換取的孩子》，台北：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2，p.172[25] Denis Wood著、王志弘等譯：《地圖的力量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0，p.50[26] 摘自Clarice Lispector：《愛》

3、我们见过，并且使用过许许多多的地图。走在大街上，垃圾筒上有地图；进公园，门票背面有地图；下飞机，机场送你景区路线图。没有地图，我们容易打圈，走太多重复的路；没有地图，我们还会漏掉很多路而错过景致。地图是我们决策的一个依据，地图赐予我们力量。然而，地图也有失灵的时候。我们满怀信心，却发现不合实际。有可能是修路，也有可能是绘图错误，此时，我们对于地图的信赖，反过来变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。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地图。《地图的力量》给出了自己的观点。这也就是该书的中心所在：地图并不是呈现我们能见到的世界，而是指向一个我们所能知道的世界。换句话说：地图构建世界，而非复制世界。作者认为，我们须得接受这么一个概念，即：地图不是一个自然的产物，而是一个文化的产物。地图是什么？地图是在选择之中从事选择的累积，其中每一个选择都揭示了价值，不是世界，而是世界的切片；不是自然，而是对自然的一种观点；不是纯真无邪，而是承载了意图和目的；不是直接的，而是穿透了玻璃；不是坦直的，而是由字词与其他符号做中介。地图是一个文化的产物，而不是一个自然的产物。它有别于自然产物就在于有所选择。没有一种地图能显示所有东西，都是有所选择的。如果地图能够显示所有东西，它将只是复制世界，而世界是我们不需要地图就已经拥有的。地图的存在理由，正是它要从世界难以想象的繁复之中的选择。而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，都是有目的，有原因的。其中牵涉到多方利益、绘图的便利性，以及地图本身的易读性。据个例子来说，在底特律，草地和小动物对花田山而言，就如同垃圾和破瓶子对梅克大道区一样，是永久的特征。但是这些内容，是不入册的。再比方说，小的特征必须用比真实比例还大的符号来表示。这也是一种手段。因为有选择，因为有变形，所以地图就“失真”了，但是，采用这样的手段对绘制一张地图是必须的。这是撒谎吗？是的，我们称其为“白色谎言”。地图还存在着一个问题，是由于地图本身不会成长/发展有关系。那就是过时。每张地图在付印之前，便都已经过时了。我们不要太紧张，我们说的只是过时，而不是失效。所以说还是能够使用的。我们已经知道地图与现实之间的隔膜。那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地图呢？首先，我们如何使用地图，取决于我们的目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希望地图为何种利益服务。然后，将我们需要的在地图上反映出来，将我们不需要的无

《地图的力量》

视掉。这样，这张地图就能够为我们服务了。

4、这本书我看了四年，与它结缘缘于一家书店清仓，我用10元钱买了三本书，一本《历史的公正》一本《羊皮卷》一本便是这本《地图的力量》。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态让我吃尽了苦头，但是秉承“买的书我一定就要看完”的原则，我艰苦并执着的看了四年。和朋友说起这件事，他疑惑的问：“你的阅读快感在哪里？”我回答他：“我终于读完了。”其实整本书我看明白的只有一件事，便是每个人都可以制作地图。我可以不在乎比例，用只有自己才明白的符号，画下属于自己的心情地图。做个行动派，读完后我便着手画了起来。各式各样的尺子，OK！白纸三张，以备不时之需！铅笔若干，很好！一双还算灵活的手，perfect！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苦苦思考，我该画哪一段旅程呢？其实我去过的地方并不是很多，唯可引以为豪的事：大三的夏天背着背包独自去旅行。于是我打定主意，就从这里开始。那是一个很热的夏天，我以一种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气魄，准备去实现自己从小的梦想：去流浪。在地图上画下：一个孩子赤红的心和一把锋利的剑。出发前一天，超市大采购，务必要做到短小精干便于携带。买了很多的塑料包，大包套小包，小包套小小包，分门别类的整理好，我有强迫症，如果不清清楚楚我会恐慌。还去做个新发型，要让自己在照片里看上去很漂亮。在地图上画下：一张清单，几个小包，几缕长卷发很可爱。第一站，上海。繁华却缺少人情味。人们神情都很紧张，他们的脸都像是安妮宝贝笔下的脸，每一处都武装的可以做都市言情剧的场景。我拿着一张上海地图到处瞎逛，南京路人来人往，东方明珠高不可攀，黄浦江不够清亮，地铁里美女如云。。。这个城市会让人豪情万丈有征服的欲望。在地图上画下：高楼下一株植物，这个城市太大而我们却如此渺小。第二站，苏州。赶上啤酒节，亭台楼阁，尽请狂欢，烟花灿烂，形单影只，备感凄凉。在江南水乡里，我也变得多情而柔软，给每座楼阁每座园林编织最美的故事。有个道士给我算命，说我命犯桃花，实际上桃花只盛开在幼儿园，那时候很多小男生要我长大嫁给他，结果长大后屁影都没有，恨！在地图上画下：一把油纸伞和一只道士老乌龟。第三站，杭州。天气实在太热，租了部自行车穿过苏堤白堤，兴奋的时候奋力骑上一阵子，低落的时候便停下来看风景。站在断桥上看西湖，就想跳下去再也不浮上来。这个城市很适合居住，不是太闹也能享受现代化的便利，晨起锻炼的老爷爷老奶奶很可爱。在地图上画下：太阳照耀湖面，湖面上印着一张脸。收拾行囊，回家。收获一叠照片和晒黑的皮肤，人生的旅途还在继续。在地图上画下：一条路。画完这张地图，我长吁了口气，果然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。慎重的写下，制图人：花朵；制图日期：2008年5月3日。

《地图的力量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